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強盜讀西書 賣輪船局員造私貨

「京都大柵欄的同仁堂，本來是幾百年的老舖，從來沒有人敢影射他招牌的。此時看見報上的告白，明明說是京都同仁堂分設上海大馬路，這分明是影射招牌，遂專打發了一個能幹的伙計，帶了使費出京，到上海來，和他會官司。這伙計既到上海之後，心想不要把他假冒失失的一告，他其中怕別有因由，而且明人不做暗事，我就明告訴了他要告，他也沒奈何我，我何不先去見見這個人呢。想罷，就找到他那同仁堂裡去。他一見了之後，問起知道真正同仁堂來的，早已猜到了幾分。又連用說話去套那伙計。那伙計是北邊人，直爽脾氣，便直告訴了他。他聽了要告，倒連忙堆下笑來，和那伙計拉交情。又說：『我也是個伙計當日曾經勸過東家，說寶號的招牌是冒不得的，他一定不信，今日果然寶號出來告了。好在吃官司不關伙計的事。』又拉了許多不相干的話，和那伙計纏著談天。把他耽擱到吃晚飯時候，便留著吃飯，又另外叫了幾樣菜，打了酒，把那伙計灌得爛醉如泥，便扶他到床上睡下。」

子安說到這裡，兩手一拍道：「你們試猜他這是甚麼主意？那時候，他舖子裡只有門外一個橫招牌，還是寫在紙上，糊在板上的；其餘豎招牌，一個沒有。他把人家灌醉之後，便連夜把那招牌取下來，連塗帶改的，把當中一個『仁』字另外改了一個別的字。等到明日，那伙計醒了，向他道歉。他又同人家談了一會，方才送他出門。等那伙計出了門時，回身向他點頭，他才說道：『閣下這回到上海來打官司，必要認清楚了招牌方才可告。』那伙計聽說，擡頭一看，只見不是同仁堂了，不禁氣的目瞪口呆。可笑他火熱般出京，準備打官司，只因貪了兩杯，便鬧得冰清水冷的回去。從此他便自以為足智多謀，了無忌憚起來。上海是個花天酒地的地方，跟著人家出來逛逛，也是有的。他不知怎樣逛的窮了，沒處想法子，卻走到妓館裡打茶圍，把人家的一支銀水煙袋偷了。人家報了巡捕房，派了包探一查，把他查著了，捉到巡捕房，解到公堂懲辦。那丫頭急了，走到胡繪聲那裡，長跪不起的哀求。胡繪聲卻不過情面，便連夜寫一封信到新衙門裡，保了出來。他因為輯五兩個字的號，已在公堂存了竊案，所以才改了個經武，混到此刻，聽說生意還過得去呢。這個人的花樣也真多，倘使常在上海，不知還要鬧多少新聞呢。」德泉道：「看著罷，好得我們總在上海。」我笑道：「單為看他留在上海，也無謂了。」大家笑了一笑，方才分散安歇。

自此每日無事便對帳。或早上，或晚上，也到外頭逛一回。這天晚上，忽然想起王伯述來，不知可還在上海，遂走到謙益棧去望望。只見他原住的房門鎖了，因到帳房去打聽，乙庚說：「他今年開河頭班船就走了，說是進京去的，直到此時，沒有來過。」我便辭了出來。正走出大門，迎頭遇見了伯父！伯父道：「你到上海作甚麼？」我道：「代繼之買東西。那天看了轅門抄，知道伯父到蘇州，趕著到公館裡去送行，誰知伯父已動身了。」伯父道：「我到了此地，有事耽擱住了，還不曾去得。你且到我房裡去一趟。」我就跟著進來。到了房裡，伯父道：「你到這裡找誰？」我道：「去年住在這裡，遇見了王伯述姻伯，今晚沒事，來看看他，誰知早就動身了。」伯父道：「我們雖是親戚，然而這個人尖酸刻薄，你可少親近他。你想，放著現成的官不做，卻跑來販書，成了個甚麼樣子！」我道：「這是撫臺要撤他的任，他才告病的。」伯父道：「撤任也是他自取的，誰叫他批評上司！我問你，我們家裡有一個小名叫土兒的，你記得這個人麼？」我道：「記得。年紀小，卻同伯父一輩的，我們都叫他小七叔。」伯父道：「是哪一房的？」我道：「是老十房的，到了姪兒這一輩，剛剛出服。我父親才出門的那一年，伯父回家鄉去，還逗他頑呢。」伯父道：「他不知怎麼，也跑到上海來了，在某洋行裡。那洋行的買辦是我認得的，告訴了我，我沒有去看他。我不過這麼告訴你一聲罷了，不必去找他。家裡出來的人，是惹不得的。」正說話時，只見一個人，拿進一張條子來，卻是把字寫在紅紙背面的。伯父看了，便對那人道：「知道了。」又對我道：「你先去罷，我也有事要出去。」

我便回到字號裡，只見德泉也才回來。我問道：「今天有半天沒見呢，有甚麼貴事？」德泉歎口氣道：「送我一個舍親到公司船上，跑了一次吳淞。」我道：「出洋麼？」德泉道：「正是，出洋讀書呢。」我道：「出洋讀書是一件好事，又何必歎氣呢？」德泉道：「小孩子不長進，真是沒法，這送他出洋讀書，也是無可奈何的。」我道：「這也奇了！這有甚麼無可奈何的事？既是小孩子不長進，也就不必送他去讀書了。」德泉道：「這件事說出來，真是出人意外。舍親是在上海做買辦的，多了幾個錢，多討了幾房姬妾，生的兒子有七八個，從小都是驕縱的，所以沒有一個好好的學得成人。單是這一個最壞，才上了十三四歲，便學的吃喝嫖賭，無所不為了，在家裡還時時鬧禍。他老子惱了，把他鎖起來。鎖了幾個月，他的娘代他討情放了。他得放之後，就一去不回。他老子倒也罷了，說只當沒有生這個孽障。有一夜，無端被強盜明火執仗的搶了進來，一個個都是塗了面的，搶了好幾千銀子的東西。臨走還放了一把火，虧得救得快，沒有燒著。事後開了失單，報了官，不久就捉住了兩個強盜，當堂供出那為首的來。你道是誰？就是他這個兒子！他老子知道了，氣得一個要死，自己當官銷了案，把他找了回去，要親手殺他。被多少人勸住了，又把他鎖起來。然而終久不是可以長監不放的，於是想出法子來，送他出洋去。」我道：「這種人，只怕就是出洋，也學不好的了。」德泉道：「誰還承望他學好，只當把他攆走了罷。」

子安道：「方才我有個散友，從貴州回來的，我談起買如意的事，他說有一支很別緻的，只怕大江南北的玉器店，找不出一個來。除非是人家家藏的，可以有一兩個。」我問：「是甚麼的？」子安道：「東西已經送來了，不妨拿來大家看看，猜是甚麼東西。」於是取出一個紙匣來，打開一看，這東西顏色很紅，內中有幾條冰裂紋，不是珊瑚，也不是瑪瑙，拿起來一照，卻是透明的。這東西好像常常看見，卻一時說不出他的名來。子安笑道：「這是雄精雕的。」這才大家明白了。我問：「價錢？」子安道：「便宜得很！只怕東家嫌他太賤了。」我道：「只要東西人家沒有的，這倒不妨。」子安道：「要不是透明的，只要幾吊錢；他這是透明的，來價是三十吊錢光景。不過貴州那邊錢貴，一吊錢差不多一兩銀子，就合到三十兩銀子了。」我道：「你的貴友還要賺呢。」子安道：「我們買，他不要賺。倘是看對了，就照價給他就是了。」我道：「這可不好。人家老遠帶來的，多少總要叫他賺點，就同我們做生意一般，哪裡有照本買的道理。」子安道：「不妨，他不是做生意的。況且他說是原價三十吊，焉知他不是二十吊呢。」我道：「此刻燈底，怕顏色看不真，等明天看了再說罷。」於是大家安歇。

次日，再看那如意，顏色甚好，就買定了，另外去配紫檀玻璃匣子。只是那小輪船，一時沒處買。德泉道：「且等後天禮拜，我有個朋友說有這個東西，要送來看，或者也可以同那如意一般，撈一個便宜貨。」我問：「是哪裡的朋友？」德泉道：「是一個製造局畫圖的學生，他自己畫了圖，便到機器廠裡，叫那些工匠代他做起來的。」我道：「工匠們都有正經公事的，怎麼肯代他做這頑意東西？」德泉道：「他並不是一口氣做成功的，今天做一件，明天做一件，都做了來，他自己裝配上的。」

這天我就到某洋行去，見那遠房叔叔，談起了家裡一切事情，方知道自我動身之後，非但沒有修理祠堂，並把祠內的東西，都拿出去賣。起先還是偷著做，後來竟是彰明昭著的了。我不覺歎了口氣道：「倒是我們出門的，眼底裡乾淨！」叔叔道：「可不是麼！我母親因為你去年回去，辦事很有點見地，說是到底出門歷練的好。姑娘們一個人，出了一次門，就把志氣練出來了。恰好這裡買辦，我們沾點親，寫信問了他，得他允了就來，也是迴避那班人的意思。此刻不過在這裡閒住著，只當學生意，看將來罷了。」我道：「可有錢用麼？」叔叔道：「才到了幾天，還不曾知道。」談了一會，方才別去。我心中暗想，我伯父是甚麼意思，家裡的人，一概不招接，真是莫明其用心之所在；還要叫我不理他，這才奇怪呢！

過了兩天，果然有個人拿了個小輪船來。這個人叫趙小雲，就是那畫圖學生。看他那小輪船時，卻是油漆的嶄新，是長江船的式子。船裡的機器，都被上面裝的房艙、望臺等件蓋住。這房艙、望臺，又都是活動的，可以拿起來，就是這船的一個蓋就是了，做得十分靈巧。又點火試過，機器也極靈動。德泉問他價錢。小雲道：「外頭做起來，只怕不便宜，我這個只要一百兩。」德泉笑道：「這不過一個頑意罷了，誰拿成百銀子去買他！」小雲道：「這也難說。你肯出多少呢？」德泉道：「我不過偶然高興，要買一個頑頑，要是二三十塊錢，我就買了他，多可出不起，也犯不著。」我見德泉這般說，便知道他不曾說是我買的，索性走開了，

等他去說。等了一會，那趙小雲走了。我問：「德泉說的怎麼？」德泉道：「他減定了一百元，我沒有還他實價，由他擺在這裡罷。他說去去就來。」我道：「發昌那個舊的不堪，並且機器一切都露在外面的，也還要一百元呢。」德泉道：「這個不同。人家的是下了本錢做的；他這個是拿了皇上家的錢，吃了皇上家的飯，教會了他本事，他卻用了皇上家的工料，做了這個私貨來換錢，不應該殺他點價麼！」

我道：「照這樣做起私貨來，還了得！」德泉道：「豈但這個！去年外國新到了一種紙捲煙的機器，小巧得很，賣兩塊錢一個。他們局裡的人，買了一個回去。後來局裡做出來的，總有二三千個呢，拿著到處去送人。卻也做得好，同外國來的一樣，不過就是殼子上不曾鍍銀。」我問：「甚麼叫鍍銀？」德泉道：「據說銀是中國沒有的，外國名字叫Nickel，中國譯化學書的時候，便譯成一個『鍍』字。所有小自鳴鐘、洋燈等件，都是鍍上這個東西。中國人不知，一切都說他是鍍銀的，哪裡有許多銀子去鍍呢。其實我看雲南白銅，就是這個東西；不然，廣東瓊州嶼的銅，一定是的。」我道：「銅只怕沒有那麼亮。」德泉笑道：「那是鍍了之後擦亮的；你看元寶，又何嘗是亮的呢。」我道：「做了三千個私貨，照市價算，就是六千洋錢，還了得麼！」德泉道：「豈只這個！有一回局裡的總辦，想了一件東西，照插鑿駕的架子樣縮小了，做一個銅架子插筆。不到幾時，合局一百多委員、司事的公事桌上，沒有一個沒有這個東西的。已經一百多了，還有他們家裡呢，還有做了送人的呢。後來鬧到外面銅匠店，仿著樣子也做出來了，要買四五百錢一個呢。其餘切菜刀、劈柴刀、杓子，總而言之，是銅鐵東西，是局裡人用的，沒有一件不是私貨。其實一個人做一把刀，一個杓子，是有限得很。然而積少成多，這筆帳就難算了，何況更是歷年如此呢。私貨之外，還有一個偷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只見趙小雲又匆匆走來道：「你到底出甚麼價錢呀？」德泉道：「你到底再減多少呢？」小雲道：「罷，罷！八十元罷。」德泉道：「不必多說了，你要肯賣時，拿四十元去。」小雲道：「我已經減了個對成，你還要折半，好狠呀！」德泉道：「其實多了我買不起。」小雲道：「其實講交情呢，應該送給你，只是我今天等著用。這樣罷，你給我六十元，這二十元算我借的，將來還你。」德泉道：「借是借，買價是買價，不能混的，你要拿五十元去罷，恰好有一張現成的票子。」說罷，到裡間拿了一張莊票給他。小雲道：「何苦又要我走一趟錢莊，你就給我洋錢罷。」德泉叫子安點洋錢給他，他又嫌重，換了鈔票才去。臨走對德泉道：「今日晚上請你吃酒，去麼？」德泉道：「哪裡？」小雲道：「不是沈月卿，便是黃銀寶。」說著，一逕去了。德泉道：「你看！賣了錢，又這樣化法。」

我道：「你方才說那偷的，又是甚麼？」德泉道：「只要是用得著的，無一不偷。他那外場面做得實在好看，大門外面，設了個稽查處，不准拿一點東西出去呢。誰知局裡有一種燒不透的煤，還可以再燒小爐子的，照例是當煤渣子不要的了，所以准局裡人拿到家裡去燒，這名目叫做『二煤』，他們整籬的擡出去。試問那煤籬裡要藏多少東西！」我道：「照這樣說起來，還不把一個製造局偷完了麼！」說話時，我又把那輪船揭開細看。德泉道：「今日禮拜，我們寫個條子請供盧來，估估這個價，到底值得了多少。」我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」於是寫了條子去請，一會到了。

正是：要知真價值，須俟眼明人。不知估得多少價值，且待下回再記。